

梦中看剑

上

上官云儿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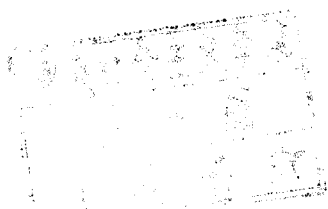


64562

剑看中梦

上官云飞 著

上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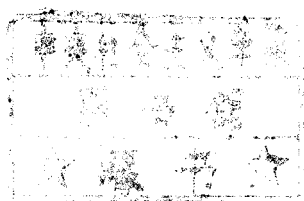


84061 I247.4
85-1

梦中看剑

上官云飞 著

下册



琼新登字 01 号

梦中看剑(上、下册)

作 者 上官云飞

责任编辑 宋亦工

特约编辑 张廷辉

装帧设计 少 羽 晓 林

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衡水市红旗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0 印张 413 千字

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6000

ISBN7—80570—720—0/I·223

(上下册) 定 价 12.00 元

UCC 84062
73

目 录

第一章	寿辰日双剑扬威 风雪夜祸从天降	1
第二章	亲兄弟天涯各异 报血仇舍身入宫	47
第三章	剪贼径锋芒小试 诛恶仆奸佞胆寒	76
第四章	闹皇城怪客显名 会京郊双侠除奸	157
第五章	窥皇权宁王欲反 扮秀士初访江南	233
第六章	遇韩冰虚凤求凰 逢恶仆弱女遭殃	327
第七章	施巧计金蝉脱壳 奉皇命二下江南	431
第八章	争权利父子反目 剑出鞘亲情难圆	529

第 一 章

寿辰日双剑扬威 风雪夜祸从天降

雪飘飘荡荡下了一整天。

天仍像铅一样沉沉地压在头上。

驿道旁，一棵大榕树，由于寒冬的到来，已早早地落光了叶子，唯有条条根须，挂满了积雪，悬垂在主干旁。

一只寒鸦，不知受了什么惊吓，聒噪着飞进灰暗的风雪中。

在飞舞的雪花中，一点昏黄的灯光在黝暗的旷野里闪烁着。

那是一座破旧的驿站。

伴着昏暗的灯火，老驿卒已经喝了一天的酒了。几乎天天如此，醉了醒，醒了醉，虽说是驿站，但地处偏僻，长年也难得有几回差事。

但皇家的驿站，虽然地处偏僻，却也从来没有被忘记；

两三年一次，来几个屯边的戍卒，赶来十数匹精壮的好马，再将驿站中老瘦的马匹换走。

马换了一批又一批，老驿卒却一直呆在这里，唯有那大大的酒葫芦忠实地伴随着他。

烈酒将老驿卒的眼睛都蚀得昏花了，岁月为他的脸上刻下了无数条皱纹，但这里却从未有过一次紧急边报；也似乎从未有过上命的大人前来巡视。有的只是流徙的官吏，偶尔路过的商旅，到驿站打个尖儿，吃点自备的干粮，喝些驿卒自酿的水酒，临走时，留下分把银子，算作酒钱。

这些人为了点蝇头小利，抛妻别子，背井离乡，不知何日才能回来。老驿卒感叹人生，说来已有数十个寒暑了。

酒精起了作用，使本已麻木的头脑更加麻木，老驿卒有些昏昏欲睡。

然而，这几天他又总觉得有些不安。

究竟是什么事使他不安？

老驿卒竭力想找出原因。他举起葫芦，又灌了一口酒，酒已所剩无几。

喝……酒……

对！是酒……不！是人……

是人，老驿卒终于想清楚了。

这几天，不知为什么，有那么多人从这里经过。好像比一年里从这经过的人都多。

这些人经过驿站，并不像其他路人一样，进来讨杯酒，而是匆匆而过。

从这些人高高隆起的太阳穴，可以看出他们的内功修

为，都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。

这些人到这种不毛之地干什么呢？老驿卒自问。

“嗨！直娘贼，管他娘的，还是睡觉得好！”

原因已经找到，老驿卒放倒头，很快进入梦乡。

他梦见外面下着大雪，伴随着满天大雪，响起了隆隆的雷声。雷声越来越响，变成阵阵擂鼓声，震得人心都要跳出来了。

啪的一声响，一阵疼痛的感觉慢慢传到老驿卒身上。

老驿卒想睁开双眼，但眼睛被眇目糊粘得紧紧的。不得已，他只好用手去抹。

“啪！”又是一声，这次老驿卒猛然惊醒。

这不是做梦。他自己用鞭子抽马时，就是这种声音；当然，马身上的感受跟他现在的感受应该是一样的。

老驿卒一骨碌坐起来，费劲地把眼睛睁开一条缝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双雪白的靴子。

顺着靴子往上望去，一身黑衣，衬得白靴更为刺眼，手臂中还高高地举着一条马鞭，只是因为老驿卒爬起得快，这一鞭才没有抽下来。

来人将马鞭往上扬了扬，沉声说道：“当值饮酒，误了军务，小心吃饭的家伙挪个地方！”说着用马鞭子示意老驿卒出去。

老驿卒糊里糊涂地跟他来到外面。出门时才看到门板已倒在一边，这才想起刚才梦中所听擂鼓声、打雷声的出处。

雪仍然下着。老驿卒抬起迷惑的眼睛，只见院中有三十几骑马，想是跑脱了力，一匹匹都张着满是白沫的嘴，除

哧地喘息着。马背上的鞍子已被骑手卸了下来，散乱地堆放在雪地上。

为首的一人，披一件黑色斗篷，风帽将他半张脸都遮住了。见老驿卒出来，立刻举起马鞭，指着那些正在喘气的马道：“换马。”

他的坐骑高大漂亮，此时正不耐烦地用前蹄蹬踏着被冰雪覆盖的地面，似乎它并没有像其他马一样，跑了很多路。

老驿卒从后面的牲口棚中牵出马匹，帮那些人换过，系紧鞍子后，那个披斗篷的又一挥马鞭，一行人匆匆上马，飞驰而去。翻飞的马蹄声如阵阵闷雷，渐去渐远，不一会儿就消失在风雪中……

老驿卒正要回屋，忽然拍着脑袋道：“糟了，糟了，这些人打破房门，强行换走马匹，却始终未出示上司的关防印信，白白换了马去，如果上峰查问，如何是好？”

继而又想：“常听人讲：京城锦衣卫，锦衣华服，穿白靴，威势惊人。这些人虽说穿的黑衣，但确是一律白靴，不是锦衣卫是什么？”

想到此，又连打了几个冷战。

看那换下的马匹，有几匹已经倒地不起，显然是跑脱了力。好在马身上还印着官家的烙印。

老驿卒一边收拾马匹，一边暗自庆幸：“锦衣卫是皇帝手下得力干将，负责搜捕叛逆，缉访妖言，即使当朝大吏，犯在他们手里，也可以先斩后奏，碰到这些人还是不惹为妙！”

一切收拾停当，老驿卒自言自语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我

今天也算为皇上效了一次命，将来对儿孙也可以夸耀一番了。”

想到此，转身回屋，拾起掉在地上的酒葫芦，对着嘴灌了个底朝天，摸到炕上，又倒头睡去。

二

虽然还未到晚饭时，外面天已黑得如同锅底了。

屋子里灯火通明，笑语喧哗。

进到大堂，只见堂中张灯结彩，一个大大的寿字挂在堂正中。

显然这家主人正在做寿。

看墙上挂的贺幅中，有一幅字，写得是：

金相玉质 内外俱美

几个字写得龙腾虎卧，飞鸟惊蛇。字字笔力道劲，殊有骨力，显然非俗家之笔。下面落款果然写着：“萧先生石逸惠存，吴中文征明敬书。”一方红印盖在左下角。

文征明狷介淡泊，是出了名的，在吴中四才子中，以他最为清高。他肯为主人写这几个字，可见主人与他所交非浅，而且很得他的敬重。

主人五十岁左右，方颐隆准，三络长须，显得神态飘逸，潇洒出尘。

今天他穿一袭淡青长衫，一件缎面马甲，像一名休闲在家的乡绅，又似致仕的官吏。

此时，他正站在寿字下，对来客一一抱拳施礼。在他

身后，并肩站着两个十岁左右的顽童。二人比肩而立，高矮、胖瘦、面目无一不似一人，就连衣服也是一般的玄色绸衫，灰色裤子，腰中各扎着一条白色腰带。二人显见是主人孪生幼儿，这时正随父亲一一向来客抱拳作揖。

管家在每一人过来时，高声唱道：“‘滇西神拳’李喆送宝刀一把，贺幅一轴。”

“川中暗器唐家，送……”

听口气，前来贺寿的，均是三山五岳的武林中人，而且当今武林中头面人物几乎都已到齐。

主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当今武林盟主萧石逸，人称“剑仙”萧大侠。

萧石逸在江湖上素有侠名，当年曾与少林灵素禅师、武当苦竹道人合力诛杀武林败类索无恨，当时他虽年仅三十，但为江湖立此奇功，所以被推为武林盟主。自他入主武林，从不滥杀无辜，因而在武林中威望极重。

近几年，他一直隐居在这荒蛮之地，专心练剑，据说近日已练成御剑伤人之术。

今天，正逢他五十大寿，江湖中人都想见识一下他的御剑之术，所以三山五岳，各路群豪，不畏艰辛，齐集黑石山庄，为萧大侠做寿。

随着管家殷勤地招呼，来客陆续落座。

主人止住人声，双手抱拳四面一揖说道：“今日在下行年五十，感蒙各位不避严寒，远赴僻壤，在下无德无能，蒙各位溥惠，在下感激不尽！无以为谢，特备水酒以享各位。”

说完，家人上前，摆开桌椅，邀请众人入席。

前头贺寿之人，一路风尘仆仆，风餐露宿，已经疲惫

不堪，此时看到美酒佳肴，豪兴大发，众人兴高采烈，吆五喝六，喝酒猜拳。

庄中管家与家丁殷勤招待来客，端酒上菜，穿梭一般忙个不停。

正在满厅中把臂痛饮之时，忽然一个护院的家丁匆匆跑进屋来，径直跑到主人座前，面色有些惊慌地对主人小声道：“‘岭南四恶’打破了庄门，马上就要到这里了。”

厅中众人，一见家丁惊慌的神色，似乎都知道出了事情，不约而同地放下了酒杯。待家丁跑到主人身旁时，大厅里已经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了。

家丁说话之时，虽然尽量压低了声音，但座中诸人都是武林名宿，耳力极佳，那家丁就好像对着每个人的耳朵说话一样，自然没有人听漏一个字。

家丁说完，退过一边，静候主人的示下。

主人坐在桌旁，斟了一杯酒，对着厅中众人举了举杯，一饮而尽。

坐中有人按捺不住，刚要开口，只听咔嚓一声，大堂的雕花格子门已被一脚蹬倒。

随着大团的风雪，从外面跳进四个人来，高矮参差地站在门边。紧跟着，十几个庄丁拥到门前，但因没得到主人的命令，未敢擅自进入厅中，只是将门口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
“岭南四恶”站在门口，其中一个黑胖子上前一步，抬眼望天道：“萧老爷子别来无恙？”

说话的正是“岭南四恶”中的首恶，绰号叫“恶贯满盈”的赖天鸣。

萧石逸看着“岭南四恶”，不急不恼地道：“托几位的福，还过得去。几位何不一起入座，喝杯水酒，挡挡寒气。”

几句话，把座中群豪说得一愣，只道是萧石逸怕了“岭南四恶”，就连“岭南四恶”也显得有些惊诧。

这“岭南四恶”正是当年武林败类索无恨的四个高足，只因二十年前萧石逸与少林灵素禅师、武当苦竹道人合力诛杀他们的师傅，他们四人才避居岭南，潜心学武，立志要报师仇。今天正是要借萧石逸五十大寿之际，当着天下武林中人的面，杀萧石逸以报师仇。

“岭南四恶”听了萧石逸一番话，虽然微觉惊讶，但数十年的深仇岂能就此罢休，“恶贯满盈”道：“姓萧的，想让我们喝酒，可没那么容易！”

萧石逸道：“四位来干什么，我自然知道，但报仇也不急在一时。在下只不过请各位喝杯水酒，驱驱风寒，并没有其他意思。”

“岭南四恶”中二恶“恶名昭著”向飞道：“让我们喝酒，却少一样下酒的东西！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萧石逸沉声问道。

“你的心！”“岭南四恶”齐声道。

“自从我们到岭南的那天起，就立下了毒誓，一定要用你的心下酒，以祭奠先师在天之灵！”三恶“恶叉白赖”于文豹阴恻恻地道。

厅中来祝寿的众豪杰听“岭南四恶”一片恶声，无不怒火填膺，有人高声叫道：“你们‘岭南四恶’选这个日子口上门寻事，也欺人太甚了！”

另一个道：“对！今天是萧大侠寿辰，有什么事，你们

只管向在座的群雄说！”

更有一人，从座中飘然跃出，落在“岭南四恶”身前道：“想讨还公道？今天在座的恐怕随便出来一个都能还得起一个公道。‘岭南四恶’，有种的就上来，我先接你们几招。”说话之人正是“霹雳手”焦明，此人以霹雳散手行走江湖十几年，罕逢对手，其性子又火爆，这次见“岭南四恶”出言无状，首先跳出来为萧石逸鸣不平。

一时之间，座中群雄纷纷叫嚷，有几个性子急的，已纵到堂前，要跟“岭南四恶”动手。

“岭南四恶”既然敢挑这个日子来，自然是来者不善。

“恶贯满盈”向前面几个打了个罗圈揖，奸笑道：“各位都是江湖上成名的人物，大可不必如此代人出头。我们‘岭南四恶’这次出山，是找萧石逸报杀师之仇，跟诸位没有一点关系。如果萧大侠怕了我们，不敢应战，就请自己把心剜出来，我们祭过师傅，那时候任杀任剐尽可以由着各位的意了，我们‘岭南四恶’如果有谁眨一下眼睛……”“恶贯满盈”顿了一下，实在想不出更恰当的词，只好接着道：“以萧大侠的名头，想必还不至于仗着人多势众，不顾武林规矩，群殴我们。如果这样，事后传出去，萧大侠在江湖上的名声可就毁于一旦了！”

“恶贯满盈”说罢，双手抱肩，嘿然冷笑。

萧石逸缓步走到厅上，对站在前面的焦明等人微一拱手，说道：“各位兄台急公好义，这番心意在下心领了。但今天‘岭南四恶’是冲着我萧某来的，列位兄台如果跟他们动手，倒叫他们有了口实，说我萧某人怕了他们，而且也污了各位的手。”他笑了笑接着道：“你们‘岭南四恶’今

天既然敢闯我这黑石山庄，而且打得是为师报仇的招牌，我也不便难为你们，但今天是在下寿辰，我是不能也不屑与各位动手的……”

“岭南四恶”听萧石逸不与他们动手，当下乱嚷道：“既然不打，就老老实实把心挖出来，省得我们费事。”

萧石逸冷笑道：“慢！我还没有把话说完。我虽然不屑与各位动手，但‘自家事，自家办’是我们黑石山庄的规矩，这个规矩也不能被你们‘岭南四恶’给破了。”萧石逸盯着“恶贯满盈”，停了一会儿又道：“你们的师傅确是我杀的，那也是他恶贯满盈，死有余辜。今天难得你们有此一番孝心，为师寻仇，既然来了，我自然不能叫你们就此回去，想必你们也不能凭我一两句话就甘心回去。在下有两个犬子，虽然年龄不如四位大，但也还粗通拳脚，今天就让他们两个跟四位讨教几招，还望四位手下留情！”

说罢叫道：“龙儿，虎儿，过来见过这四位。”

话声未落，适才站在他身后一起迎接客人的两个孩子从人堆里钻了出来。

主人命家人将桌椅挪后，腾出地方，又招呼站在边上的客人归座饮酒，神态之闲适，好像要与“岭南四恶”比武的不是自己的儿子，而是什么不相干的人一样。

只见两个孩子，站在“岭南四恶”身前，虽说高不及“岭南四恶”胸口，但二人双脚不丁不八，一样地将双手插在腰间，并不打话，只是冷冷地看着“岭南四恶”。

“岭南四恶”的师傅索无恨，虽说是武林败类，但其练就的血掌神功，在江湖上确是无人能敌，即使是萧石逸，也是合少林、武当两派掌门之力，才勉强将他诛杀。现在事

过二十多年，灵素禅师、苦竹道人都相继作古，唯有萧石逸是健在之人。“岭南四恶”现在才来寻仇，即使没得先师真传，想必也练就了极厉害的功法，否则，任谁也不敢挑这个日子，在江湖上盛传萧石逸已练就了御剑之术以后，来趟这趟浑水。

如今，“岭南四恶”见萧石逸如此不把自己兄弟四人放在眼中，竟然当着这么多武林中人面前让两个黄口小儿与自己对阵，无异于当众羞辱他们。

只见一直不曾开口的“十恶不赦”上前一步道：“萧石逸，我们今天找上门来，是报杀师之仇，你却如此无礼。今天这道儿是你划下的，我们‘岭南四恶’已经恶声在外，并不在乎多杀两个小儿，今天你既犯在我们手上，也怪不得我们‘岭南四恶’不买你这交情了！”

话音一落，双手从腰间取出一对大铁环，当地相互一撞，说道：“抄家伙，上吧！”

只听堂上一阵器械声响，二恶手中已多了一对狼牙棒，三恶从背后抽出一面熟铁盾牌，大恶使的是一把鹤嘴锄。

四恶兵刃在手，齐纵上前，四恶的铁环大开大合，向左边站立的被叫做龙儿的少年身上砸去，二恶的狼牙棒遇隙即上，向龙儿下三路横扫。

大恶的鹤嘴锄直向另一个叫虎儿的胸前点到，三恶的盾牌也劈头砸下。

厅中诸人都是武学大家，见四人猝然出手，所用招数狠辣之极，而且每一招都潜藏着几种变化，其用意显然是想用重手法，一举将萧家二子毙于当堂。

四恶出手之快，使旁观众人目瞪口呆，要想施以援手，

也因离得太远，无法施救。

场中萧家二子渊停岳峙，站立当场，双手插腰，好像根本不知危险将至。

眼看四恶诸般兵器就将沾衣之际，猛然间一蓬银光在二子手中骤然暴长，随着银光乍现，萧家二子手臂挥洒间，以极快的势子，将“岭南四恶”迫得倒纵出丈许开外。

“岭南四恶”从出招到退开，不过是瞬间之事。四恶方自站定，只见萧家二位公子仍伫立当场，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。所不同的只是这一对孪生兄弟手中已各多了一柄长剑，剑芒耀人眼目，剑气森然逼人。显然，二人所使均为宝剑。

“岭南四恶”低头查看自己兵刃，只见大恶鹤嘴锄虽为精钢打造，但锄尖的鹤嘴已被削为平头；二恶的狼牙短棒被削出五六分深的两道口子，看着是不能用了；三恶的熟铁盾牌虽说打造得沉重，也被长剑削了个缺口；四恶的双环也被削出四五个缺口。

四人看罢，都倒抽一口冷气，心中暗道：“这萧家二位公子，看年龄不过十岁，虽有宝剑相助，但出招的速度，内力的精湛已是非同小可，只看自己兵器，即可知道，二人出剑之后，何止使出十七八招，亏得自己四人经验老到，才只落得个兵刃俱损。”

厅中众人，刚才还为萧家二位公子捏着把汗，此时见二位公子亮出这几手，无不松了一口气，同时回身恭贺萧石逸教子有方，为武林培养了两个奇才。

只听堂中众人七嘴八舌地说道：“‘岭南四恶’闭门潜修，挟几十年的功力，竟让两个黄口小儿一招之内打得七